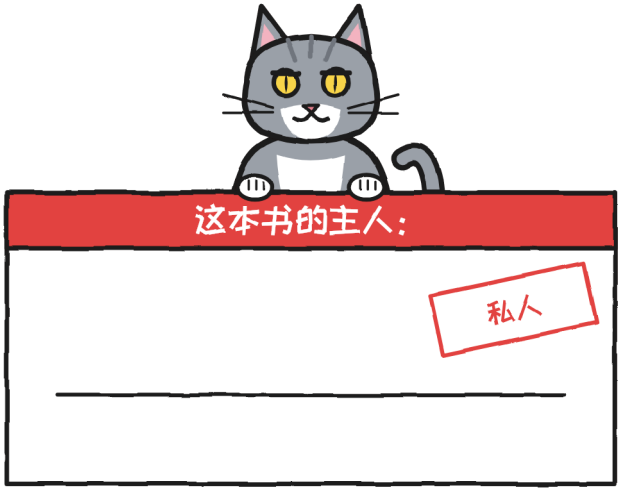


也不属于别人。—J.

如果你捡到它，打雷之前不要打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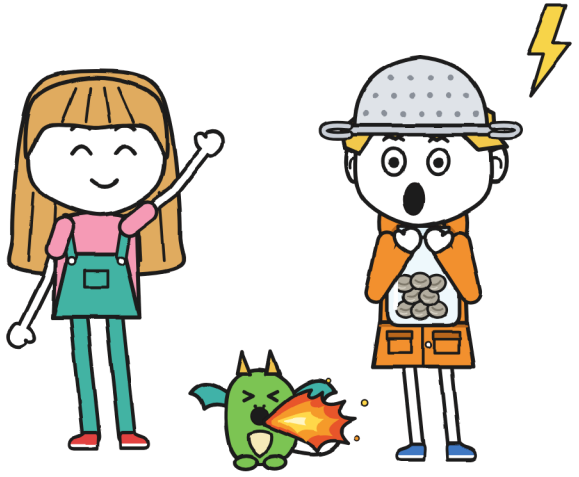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：你可别做。如果它延续好几页，上面会写“从这里开始”和“到这里为止”。遇到真正的雷雨，就翻到最后一页。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2

打雷前不要打开

Lui Erikss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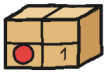
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不可能快递 · 2
打雷前不要打开
系列的第二本书。第一本：《这个包裹会咬人》。
文字与插图：Lui Eriksson
中文版：LinguAula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第一版：2026
© 2026 Lui Eriksson · info@linguaula.com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字体：Noto Sans SC、ZCOOL KuaiLe、Ma Shan Zheng、Andika、Patrick Hand、Caveat 和 Courier Prime（SIL OFL 许可）。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
linguaula.com
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雷受伤。 —J.



第1章

雷雨猎人

对面的店里有一个包裹在发抖。

上星期六，它只动了一下。从那以后就没停过：一种细细的、不间断的颤抖，像一只小狗坐在兽医的候诊室里。已经这样七天了。一天比一天厉害。

而我有了新笔记本。

1号笔记本用完了。不可能快递的店主玛拉给了我这一本：蓝色的封面，一角盖着店里的红色印章。我在第一页上写了标题，里面多了一个新词：

古尼的送货笔记本 2。正式。

“正式”的意思就是我先看。正式地。 —J.

玛拉说，正式的笔记本不能画画。走着瞧：这一本上，已经有一幅画了。

关于另一本笔记本，需要知道的是：两个星期六以前，胡莉塔（就是写绿色字条的那个）和我，在夜里，走过一块木板桥，没有带任何大人，送出了一颗好几年都没人送得出去的蛋。如今它是面包屑，一条什么都学我的小龙。店里的女巫玛拉罚了我们：每个星期六，十点，都得到那儿去。我是这个街区的新来的，我的东西差不多都还在箱子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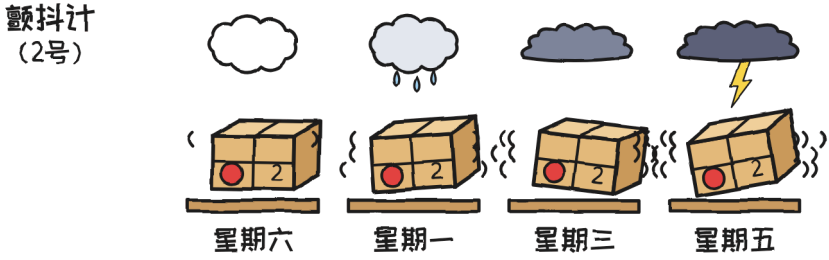
发抖的是2号。它在退件货架上，标签上的字我背得滚瓜烂熟：这个星期，我每天下午都站在那儿读它，不碰它，玛拉则装作没看见我：

- 2号 · 易碎。
- 目的地：弗洛拉，运河街9号。
- 说明：打雷前不要打开。
- 寄件人：R.

它的周围，盖着二十三个“退件”章。我数了两遍，生怕有哪一个掉了。

退件，就是一个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：收件人要是不用擦不掉的墨水签字，天一亮，它就会飞回自己的货架，排成一队，像鸭子一样。还剩十九个：墙上写着，绿色的，是胡莉塔的字迹，而胡莉塔用绿色写的东西，是擦不掉的。它们全是R.一个人寄的，而关于R.，大家只知道字写得特别难看。

我每天下午都记下它抖得有多厉害、天气怎么样：颤抖计（2号）就是这样来的。星期五，那朵云里带着一道闪电。



它发抖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雷雨要来了。星期六，下午六点。我在天气预报上看了六遍。——J.

我把字条读了两遍。第二遍，只读了“六点”那一截。



星期六，十点，玛拉——紫色的帽子，印章一盖就迸出带着熄灭的蜡烛味的火花——在柜台后面等着我们，两只手里捧着2号。不是在货架上：是在手里。印章旁边，橡皮青蛙还在，自从它不再属于任何人，就是我的了。闪电快递的送货员托尼奥站在那儿，头盔戴得好好的：星期六也是他的惩罚，而托尼奥执行惩罚，就像送货一样，准时，什么也不摘。

“我自己送过它二十三次，”玛拉说，“没有一次是在雷雨天。”

玛拉用拇指摩挲着标签。我望向橱窗，外面越来越灰：今天这一趟，不会跟以前一样。

“这个，”玛拉宣布，“由你们去送。今天下午。”

胡莉塔一跳，差点碰到“还剩19”的牌子，落下来的时候已经在说话了。我没有跳：我被两个词——“今天下午”——和一个钟点——六点——占住了，它们比那个包裹还沉。



玛拉提了三个条件，还用手指一条一条数给我们听：

1. 五点出发，赶在雷雨到来之前，然后待在弗洛拉家，等雷雨过去。
2. 你们的家人已经知道了，弗洛拉也知道了。
3. 规矩就是标签上那条：打雷前不要打开。而且必须是头顶上的雷：远处的雷不算。

我认出了这个把戏：这几乎就是维拉——面包屑的主人——那顿训斥里的规矩，只不过是事先说，而不是事后说。玛拉没在场，却照样知道了：在这个街区，训斥比包裹到得还快。

“那你不去吗？”胡莉塔问。

“我在这儿还有事要做，”玛拉说，一边望着橱窗外渐渐变灰的天空。

柜台尽头放着一条叠好的毯子、一副滑雪用的耳罩和一个小锅。我全看见了。我盯着包裹看。

这时胡莉塔看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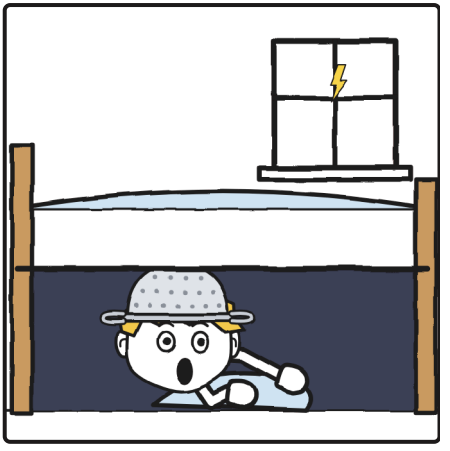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喜欢雷雨吗？”

她是直视着我问的。我本来可以说实话。我说的却是这个：

“喜欢。在我以前住的街区，我是专业的雷雨猎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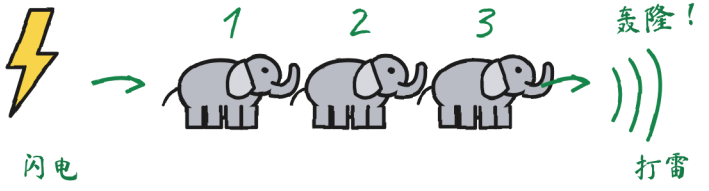
在上一本笔记本里，一个谎话用了一天一夜才飞回来。这一本，我决定替它省点路：就在当天早上，我把谎话画了下来，在旁边的那一格里，画上了真相。





那个漏盆是厨房里的，钢的，带两个把手。它挡不住闪电。可是头上有点东西，对我有帮助。现在它在搬家的某个箱子里，旁边是我妈妈找了一个星期的剪刀。

胡莉塔教我怎么数一场雷雨，就在我的笔记本里，没问我同不同意，还是用绿色写的。



一头大象，两头大象，三头大象……

1头大象 = 1秒

3头大象 = 1公里（大约）

0头大象 = 就在头顶！

↑ 这就是标签上的那声雷。
远处的雷打不开包裹。

大象越多：那道闪电落得越远。

只要听到雷声，哪怕很远：快躲起来！

从闪电数到雷声，用大象来数：“一头大象”差不多是一秒钟，每三头就是一公里。这样大概就能知道那道闪电落在多远的地方；下一道会落在哪儿，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数法同样没告诉你

的，是什么时候可以出去，而这，胡莉塔说，是另一条规矩，没有配图：最后一声雷之后，过半个小时。

我小声试了一下，数出来的大象跑得飞快，那种不管用的。我根本不需要数什么，因为我喜欢雷雨，不过我还是记下来了，以防万一。

托尼奥从我肩膀后面读了标签，他读所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都是这么读的。

“闪电快递遇到雷雨天不送货，”他说，给我们看他黄色背包上的小字：闪电快递 · 十分钟送到，晚了免费，再借胡莉塔的放大镜一照，才看见一个星号：*雷雨天除外。

“现在还没有雷雨呀，”胡莉塔说。

托尼奥把小字又看了一遍，想看看有没有提到“还没”。一个字也没有。

于是托尼奥跟我们一起去了。他数大象是一口气数完的，“一二三！”，像在送一批货。照托尼奥的说法，所有的雷雨都在一公里以外。我不知道这是勇敢，还是大象不够。



五点，我穿过马路回家拿雨衣；胡莉塔在楼门口等我。我妈妈在家门口等着我，雨衣挂在她的手上。她有一套关于橙色的理论：橙色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得见。我从来不知道她打算站在哪儿看。

“穿那件橙色的，”她说，“你真的要去吗？你一打雷就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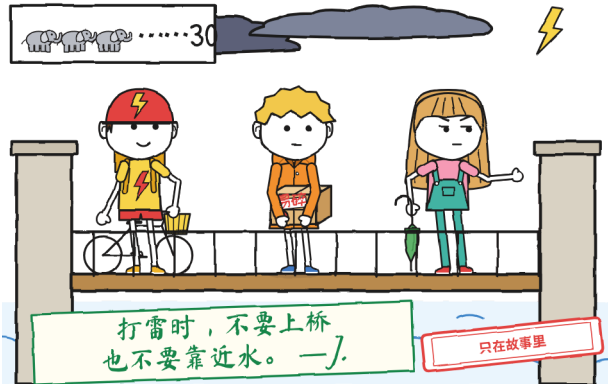
“再见，妈妈！”

我两级两级地跳下楼梯。我算过，楼道里有回声，我妈妈那半句话会在半路上丢掉。结果没丢。胡莉塔就在楼下。

“你一打雷就……”什么？——J.

我们走过大桥，天空越来越黑。这座桥夜里会升起来，好让船通过；白天人人都走，可这会儿过桥的只有我们，还有一位匆匆往反方向走的先生——雷雨要来的时候，那才是对的方向。我用两只手捧着2号，捧得直直的。托尼奥推着自行车：这是我见过闪电快递走得最慢的一次，而且还没迷路。

走到桥中间，胡莉塔朝水面打了她那个干巴巴的招呼：抬一下手，很短，不笑，像对一个她不喜欢的人。从木板桥那天夜里起，她就这样。我想这是一种约定：她打招呼，水就放她过去。



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天空亮了一下。

那是云后面的一次眨眼，没有声音，就像有人在一个你不在的房间里把灯开了又关。胡莉塔猛地停住，闭着眼睛小声数大象。她数到三十才听到声音。我在心里跟着她数，用我那些飞快的大象，结果数出来四十二。

轰隆。

“那道闪电大约在十公里外，”她估算道，“天气预报说，雷雨六点到。”

“打雷了！”托尼奥喊道，“现在可以打开了吗？”

“要打开包裹，这一声不算，”胡莉塔说，眼睛还闭着，“它在十公里外；标签上的那一声是头顶上的雷：零头大象。可是已经听得见了：快躲起来！快跑！”

我一路跑到运河街，假装什么也没听见。轰隆声也好，六点的事也好，都没听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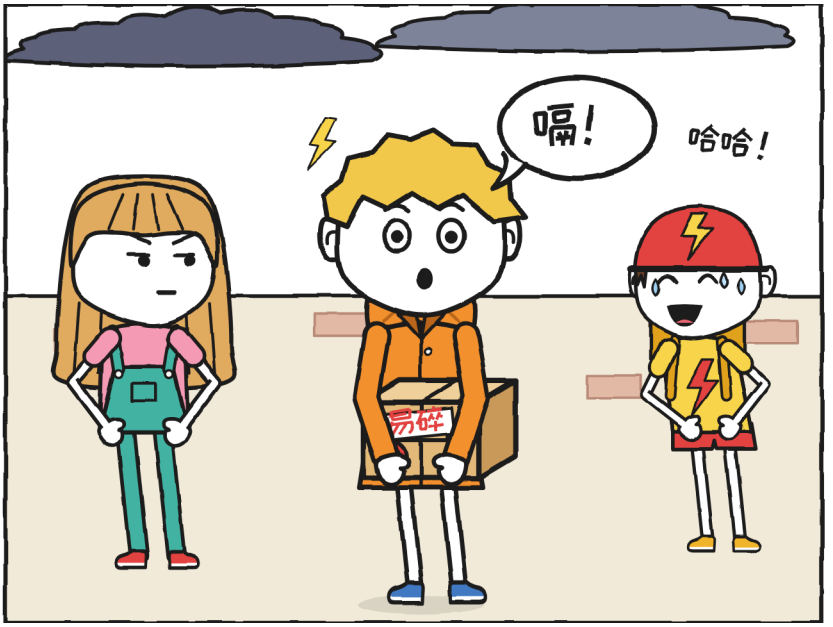
“刚才是打嗝吗？”胡莉塔问，脚步没有放慢。

“不是，”我说，“嗝！”

托尼奥伏在车把上，笑得那么厉害，自行车都歪到了一边。胡莉塔没有笑。她眯起眼睛，像在读一样没有写出来的东西。

一声雷，一个嗝：我从小就这样。要是雷雨还远，就只打一个；要是就在头顶，就会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每三秒一个，一

直到它走掉。这不是害怕。这是我的身体自己干的事，也不问问我，就像长个子或者打喷嚏，而且和长个子一样，板起一张什么表情的脸是止不住的。我知道，因为我把所有的脸都试过了。



这就叫害怕。——J.

在运河街上，红头发的维拉已经在龙之家的门口等着我们了，那扇门紧挨着弗洛拉家，她怀里抱着面包屑。面包屑一看见我，就做出了我的表情：她总是这样，看我一秒钟，确认我是什么脸，然后把它做出来。

我把2号放进托尼奥自行车的篮子里，张开了双臂。

“这是她的第一场雷雨，”维拉说，把她交到了我怀里，“她什么都学你，古尼。包括你的感觉。她要是害怕了，别硬拉她：她会抓住不放。雷雨过去以后，在弗洛拉院子的围墙上敲三下，我就来接她。”

“我什么感觉也没有，”我回答，“我喜欢雷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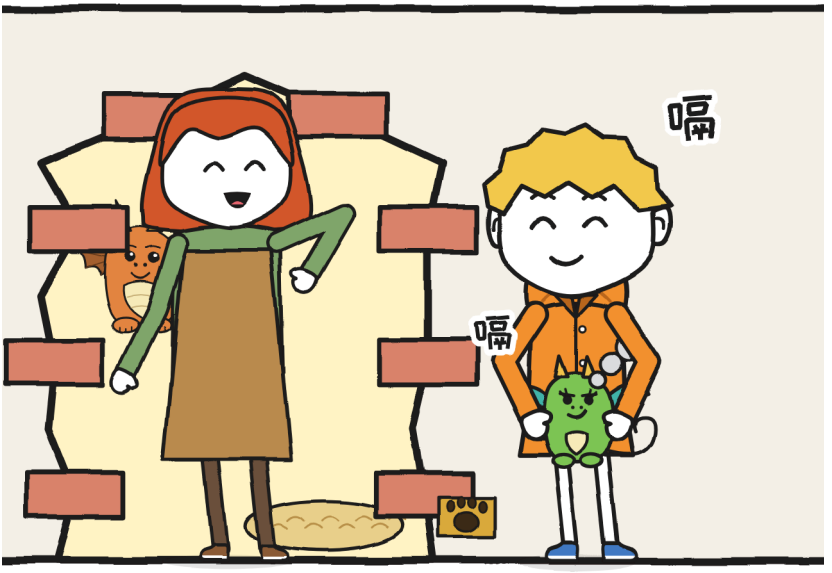
我挺起胸膛说这话，我怀里的面包屑也一样挺起了胸膛，脖子伸得长长的：活脱脱一个喜欢雷雨的人，只不过有两种尺寸。维拉看着我们俩，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，脸一模一样，什么也没说。维拉会把话留到用得着的时候。

远处打雷了。我打了个嗝。面包屑也打了个嗝，鼻子里冒出一缕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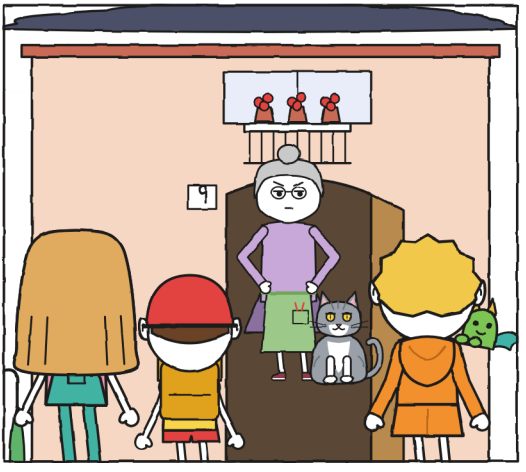
“快进屋，马上！”维拉打断我们，把我们推向弗洛拉家的门。

弗洛拉的家就是那间有天竺葵的：就是那个阳台，两个星期六以前，有位阿姨从那儿看着我们，手里的喷壶举在半空。

她没等我们敲门就把门打开了：一位盘着灰色发髻、戴着眼镜的女士，系着一条绿色的园丁围裙，上面全是口袋，她脚边有一只胸口是白色的灰猫，它看我们的眼神，像看一个不是寄给它的包裹。她看了看箱子。看了看天空。看了看面包屑。就是这个顺序，每样东西看的时间一样长，也就是很短。



“维拉的小龙。别把我的蕨类烧焦了，”她说，“进来吧，要下雨了。不过先说好：我可不给石头签字。”



一个故事，六种尺码

这本书有六种尺码，适合3到16岁，还有20多种语言。XXS、XS、S、M、L一页一页地讲这个故事，用的是同样的插图，细节一次比一次丰富；XL是小说：还是同一个故事，只是多了地方，留给古尼心里想了却没说出口的一切。

各级别参照CEFR，仅供参考。XXS：pre-A1 · XS：A1 · S：A2 · M：B1 · L：B2 · XL：B2–C1。

各人穿各人的尺码。同一场雷雨。 —J.

给家长和老师

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 （含L码的练习）